

高中體育班和非體育班學生的個案比較

范湘亭

體育在學校裡屬於必修學分，因為必修，所以每個人都會接觸到，如同興趣探索般。接觸了這塊無法排斥的必修課程，也讓很多人懂得各項運動的規則與玩法。學校教育以「玩」為出發點，讓每位孩子能夠啟發好奇心，願意去接觸與玩耍。但是在臺灣，從國小階段就有體育班，那些體育班的學生又和非體育班的學生有什麼差別呢？體育班又是從事什麼樣的運動，會使得和普通班的學生不一樣？明明一樣是從小開始學習體育，卻歷經和一般生不同的學習歷程，這又是為什麼呢？

我們從小接觸了學校給予的教育，認識體育，同時也利用體育了解各大競賽的規則與玩法。即便沒有專業指導教練，也能獨自一人學會有關的專業知識。有些人為了修飾身形而去健身，自己查詢如何瘦身，照著網路上的影片學習；有些人為了讓身體維持健康而運動，甚至將飲食納入管理，做卡路里的控管。體育無處不在，沒有一刻離我們很遠。

每個人在不同的時期，都會有不同的想法支配選擇。文內會詳述兩位即將升大學的高中生，是如何讓運動參與自己的生活，甚至視運動為不可缺少的一部份。一位是將運動視為自己探索世界的副產品，另一位是將運動視為拓展未來出路的田徑選手。兩位即將升大學的高中生，分別選擇了不同的道路，去追逐各自的夢想，而運動在心中也有著不同的地位。

個案描述

林士軒

在日復一日中逐漸強化自我體能

從國小開始，士軒爸媽因為忙於工作，回家時士軒只能自己走路回家。路程不長，大約1600公尺遠。爸媽認為這段路不算近也不算太遠，於是決定給小孩獨立成長的空間。小一到小四都有姊姊的陪伴，自從姊姊從小學畢業後，士軒為了趕緊回家偷玩電腦，於是加快腳程快步走，縮短回家的時間換取玩電腦的短暫片刻。從一開始的慢慢走，到邊走邊跑，最後能夠一路跑回家，也多虧了平常在校有做其他運動的結果：樂樂棒球隊、躲避球隊因縣錦標賽缺少人數，而學校為了在縣錦標賽前湊足人數，找了很多有興趣的同學參加，於是士軒便成了隊伍裡的選手，一起訓練、上場比賽；又加上本身喜歡打籃球，下課時總會和朋友們一起去打球。或許是因為這段時期大量的從事運動，使他體能逐漸上升，甚至成為了班上體育活動中時常出現的一分子。

在體育課上的優異表現

當自己意識到跑得比別人快的時候，就想要維持這樣的成績。「現在有那體力去跑，那就持續跑下去」他和我說。「回家」就當作運動的方式，繼續跑回家、繼續走下去，把「跑回家」這件事情轉換成訓練自己的動力；在此同時，下課仍繼續和朋友們一起打球，體育課就照著老師的上課方式活動。為了保持在良好的體能狀態，動起自己的身子。某天的體育課時要測驗1600公尺，那時士軒就以驚為天人的分秒成為班上數一數二跑得快的長跑者。由於士軒在體適能上的表現優異，老師相當看好，便建議他加入田徑隊。但從未想過會被看重具有優異的體能資格的他，內心自覺身體矮小，潛力不及一般運動員，也未曾思考過未來生涯目標要當選手，因此並未答應。這件事情便在下課鐘聲響起後，煙消雲散，而那位老師也就不再提起。但之後的體育課，老師還是蠻在意士軒的表現，像是丟鉛球時他擲的距離跟一般人差不多，結果體育老師就說他在亂丟，差點被老師要求重測；選拔班際大隊接力選手時，士軒100公尺跑了13秒，也是只比常人快一點點，又被體育老師說他亂跑。士軒優異且突出的表現，自從國小開始鍛鍊的體能，也扎實的反應在國中的體適能上，甚至讓老師大吃一驚。

享受鄉野風情因高中離家過遠而作罷

他喜歡在街道上慢跑，除了訓練自己的心肺能力，也能夠看著街景不停地變化，享受鄉村裡的田野風情，沉靜在自己家鄉的「農」情味。對士軒來說，運動是去體會生活樂趣的方式，不是為了運動而運動，更不會主動尋求專業教練來協助指導。能夠在街道上慢跑著，享受街景在跑的過程中變化，比起待在健身房裡重複做著同樣的動作，在街道上更快樂。但天天跑步回家這件事情止於士軒國中畢業，國中畢業後，就讀了新竹高中。高一時每節下課還是會打籃球，但放學時就沒再跑回家了，畢竟學校離士軒家10公里遠。雖然學校到公車站的距離也有一公里以上，但從上高中以後就沒那麼熱衷於每天跑步回家了，只是偶爾一時興起跑一下而已。

課業上的拿捏與運動之間的衝突

談起和體育生的差別，他和我說：「差別在於，體育生是特意騰出大把時間投身在運動訓練上面，我不是，我只是有時間就運動。藉由運動去感受、探索這個世界，同時，做好學生該做的本份——讀書。」高三升大學的現階段偏向升學，對於學測逼近的他，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去爭取讀書時間。他說：「自己很容易摸魚，可能摸魚的時間大於讀書或者運動的時間，所以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更容易沒時間。假日的時間，偶爾會心血來潮跑去逛夜市、買東西之類的，但頻率不再像以往如此多，一、兩週可能才一次。高一、二時尚未將精神全部放在課業，假日時常會和朋友打球，但現在每逢假日，不是看書就是打電動。」儘管讀書分掉了運動的時間，他也不期待運動和升學有連結關係，因此只有在有空時到戶外去跑跑步，讓身子處於活動的狀態。跑步的過程中，除了想突破現在的自己，也在想未來要做哪些事。這階段的他想要嘗試新的事物，卻又不知道要做什麼。為了找出那份內在的真相，而在生活中不斷去嘗試新的事物。士軒說「或是，放下升學，先去各地旅遊。」從談話中了解到，他還處於猶豫探索的階段，並未拿定主意。

王美丹

因緣際會下加入了田徑隊

美丹從小就很喜歡運動，小學四年級時加入了羽球隊。會加入的原因是在美丹剛學會走路時，阿姨時常帶著她去球場打球，打出興趣後得知老師招收羽球員才加入的。後來因為田徑隊老師為了要湊足參加鄉鎮賽的人數到處拉人，把羽球隊的都拉進田徑隊。在田徑鄉鎮賽前，參與羽球隊的鄉鎮賽拿了團體第三名後，便全心投入在田徑鄉鎮賽了。抱著玩票且緊張的心態去比賽，因為隊友都是學姊，自己又是第一次參加田徑比賽，也會跟自己說不能辜負他們的期望，只願能盡全力跑出自己優異的成績。那年的她，參與了60、100公尺奪下前三名，而和學姊的接力賽則是拿下第三名。

經過三思後決定全心全意投入田徑賽場

國小升國中時，和爸媽討論要不要就讀體育班，才知道原來她的爸媽以前也是運動員。也在升學時期中，她爸爸和美丹說：「當運動員很累、很辛苦，妳還是堅持要走這條路嗎？那你走了，以後學業能否並重？」儘管她內心有些迷茫，但仍持續和爸媽商量，只為了更準確地找尋自己未來目標。有時和他們討論後，自己的想法又會不一樣，也仍不斷考慮著自己往後的日子和決定。美丹經過深思熟慮後，最終選擇就讀體育班，接受專業指導訓練，她認為：「反正喜歡就當興趣，慢慢往上走」家人和她商量過後，接受美丹所選擇之路，必要時適時地給予支持，讓熱愛運動的她，能夠堅持自己所走的路，並且期待她好好走完它。

運動家精神——儘管受傷也要咬牙苦撐

高一那年寒假她出國回外婆家過年，教練得知她要回大陸，於是將課表給她，要她在大陸時照表操課。只不過她無法適應大陸的氣候變化，使得她承受不了訓練帶來的負荷，導致腿部肌肉拉傷撕裂5公分。從大陸回來後經過了好幾個月後，傷口仍然無法癒合，一直到了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那天，受傷部位仍包著緊緊的繃帶。經過防護員的判定，當天無法參與任何一場比賽。儘管如此，她希望能夠照樣下場跑1600公尺全中運高女接力賽。「就算受傷了，心裡還是會有一種想法說我想下去跑。當你很喜欢一件事情，看著大家都在做，可是你沒辦法做，心裡的想法就會覺得想下去做，而不是看著大家做。」美丹對於自己在高中時期的第一場全中運是非常看重與煎熬，即便受傷，也想要下場比賽；即便成績不如理想，至少能在全中運有個美好的開始；就算痛，還是撐著跑完全程。

未來，該如何抉擇？

對她來說，參加體育班是升學上的跳板，而認真讀書可以直接升學，或是在競技比賽中奪標成為學術成績當作另一種升學管道。但目前對於美丹來說，為了延續田徑的興趣，她偏重以術科方式升學，未來申請大學也會優先朝運動相關科系就讀。然而成為體育教師或者擔任運動教練必須要考照、修教育學分，她覺得有些麻煩，所以還在思考未來要怎麼做。再者成為正式體育老師並不太容易，就算修完教育學分，也不一定有學校要；若有學校要，也可能

只是從代課老師開始學起。對於未來，仍處在猶豫迷惘中。現在的她偏向朝體育發展，畢竟今年破了新竹縣、市運大會紀錄，為了破明年全中運的紀錄以取得升學保送權，就先往自己能達成的目標前進，看能做些什麼，再往未來前進。而學科方面也不放棄，思考以前少做什麼事情、錯過了什麼。像是她前陣子發覺英文該加強，便和爸媽討論，想要去補足學業上的不足。

個案比較

他們分別在不同的背景裡長大，士軒因父母的忙碌只能自己走路回家；美丹因自己本身愛玩所以運動無處不在。在兩者的成長過程中，都將運動視為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份，甚至用運動挑戰自己的極限，找出運動對自己的價值。

不可或缺 的 夢 與 恆 心

今年三月，士軒媽媽問他：「要不要去環島？」這樣一問，燃起了士軒心中想要環島的種苗。在台大發表完「唐獎青年計畫」後，決定趁暑假來趟畢生難忘的環島之旅。一個人，使用單車環島，在出發前兩週，規劃了路線和租車店，其餘隨機應變，只要趕在暑期輔導週前回到家，就能完成他這輩子最大型的運動。在環島的過程中，他能夠認識自己的家鄉，利用單車和跑步去捕捉每個風景；一方面探索臺灣環境與文化，另一方面也能做為自我挑戰。對士軒來說，運動不會只為了運動，背後還有其他目的，運動是為了達成目的所需要的手段，與其說是興趣，不如說是他參與、探索這個世界的副產品。

美丹在國中一年級時踏入體育班，過著專業指導訓練的日子，但因為私人事情不得已轉學到他校就讀普通班。國中二年級在普通班中，仍持續練著田徑。她說：「第一次去到他們田徑隊覺得他們只是來玩的。因為當你待過體育班，再去比較沒有看重體育的校隊，就會覺得只是玩玩而已。」剛開始加入這陌生環境的她，與田徑隊隊友的共同目標不盡相同，可是對於熱愛運動的她，想當然爾，是不願放棄田徑且繼續和他們練習著，唯一目標，就是讓成績定義自己。

不同的價值觀成就不同類型的人物

為什麼士軒要練運動？士軒一開始跑步的原因非常單純，只是想爭取偷玩電腦的短暫片刻。而體力的大增，也多虧當時樂樂棒球隊、躲避球隊的邀約，讓他了解到自己的運動能力似乎不錯，從這刻起，深深愛上了運動這件事情。既然被人賞識，那為何不就讀體育班呢？對他來說，自己的身高不及運動員的身長，就打退堂鼓了。儘管如此仍將運動當作興趣，當作練身體的一部份。畢竟練運動不一定要當專業，堅持運動也只是因為喜歡，因為喜歡所以持續地練下去。由於未來走向不是以體育為準，所以在普通高中讀書，為了大學考量而苦讀著書，即便自己敵不過懶，還是很看重升學這件事，畢竟攸關自己往後的人生。

為什麼美丹要練運動？美丹從玩開始認識了各項運動，最後選擇田徑成為自己往後的人生

目標；除了跑出一片天，努力鍛鍊自我身體，成為競技運動選手在場上與他人競爭，也為了達標，爭取那份榮譽。爭取到榮譽之後，也能夠成為體保生，以繼續接觸體育相關科系，讓自己以自己喜歡的興趣當作未來的職業。

用運動支撐堅持下去的精神

用不同的方式挑戰自己達成理想，士軒透過環島、美丹透過比賽破下大會紀錄。運動，為了達成目的所需的手段，他們兩位分別透過自己喜歡的方式，利用運動，去支持自己最喜歡做的事。一位將運動視為興趣；一位將運動視為人生目標，透過運動，參與這世界不同的視野，只為了挑戰自己、支撐自我精神圓一場夢。當士軒環島完；當美丹在體育班和普通班，分別在他們心中留下了不同的回憶，更加認識自己與確立自己在運動上的表現與價值。在找尋自己的目標的同時，透過探討不同的事物中，尋求與探索，只為了決定未來的他們，該從事什麼工作，好讓現階段對於未來之路的困惑，有個比方且朝著那方向去前進。

不同的歷程創造不同的路程

體育班和非體育班的學生，儘管最後走向不同的路，仍能利用他們熱愛的運動去滿足自己的需求，不是所有學生擁有某項運動專長就要靠體育吃飯。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，學校教育體育不僅僅只有尋求樂趣，更是為了身心發展，讓自己充滿民生主義中的「育、樂」兩類，以精神狀態去支撐自己在身心靈方面的欠缺與不足。

結語

體育班，專門發掘對某項運動專精且在那塊領域是有成績的學生，並且透過專門教練指導訓練，指導學生能夠更精確地在運動項目上更上一層樓，突破自己原本的成績，只為了在擅長的領域中，與對手較勁。非體育班，沒有特定的專項，處於讀書、考試、升學的環境下成長，以完成學業上的成就。

文內中的兩人，一位利用運動當作探索世界的副產品，選擇獨自一人不接受專業指導訓練，靠著自己的能力去運動，讓身體強壯了以後去尋找樂趣玩樂，最後慢慢的找出自己未來的方向；另一位透過運動當作往後的人生道路，選擇全心全意投身到體育班接受專業，以本身喜愛運動當作樂趣不斷前進，只為了未來能夠成為運動這塊的專業指導人員。

儘管他們運動不是為了同一目標，然而值得讚許的，是他們的精神，為了達成某件事而拚盡全力；無論說什麼也無法摧毀他們對運動的價值，更別說運動在他們心中的意義。

採訪後記



20180630

北車南下的日常——擁擠的車廂。

搭乘晚間8：25晚1分的區間車返往新竹，我淹沒在人群之中，勉強擠進了車廂，我已站在門口邊緣，後方還有人想上車卻不知該不該擠上這班擁擠的車廂裡。我拿起耳機帶上，點播了林俊傑的〈有夢不難〉。又是一天難熬的上課日，儘管今天只上7小時的課。我大概睡了3小時吧，半夢半醒的。甚至，忘記了兩位老師到底說了些什麼。抓不到關鍵也沒帶上自己的腦袋去吸收老師授予的內容，覺得自己糟糕至極。「是否我根本就平庸，我把自己看太重，我移動置身人群之中，原來我孤單的很普通。」這班擁擠的列車上，我只是渺小的過客。

經過一整天的課堂後，更覺自己的平庸，否定自己的能力，很想逃避卻又想好好的待到全程結束。不停地打瞌睡，不管在心中如何告訴自己不能睡，依然睡著了，問著自己，這又何必呢？讓自己嘗試了曾覺得困難的事。

20180712、13六輕

當我背起行囊，準時在6：30以前出現在車站大廳，我知道，這是下一個挑戰的起點，而我能否透過這兩天的挑戰完成不可能的任務，一切就像未知數，無法說明、無法想像，於是帶著忐忑不安的心，搭上了開往二水的區間快車。8：19抵達彰化，準備轉搭8：34的自強前往斗六。那是集合地同時也是旅行開始的起始站。

下午快6點鐘，我們提著今晚的晚餐前往堤防。坐在堤防上看著遠方的六輕和日落的餘暉，那時我最在意的就是六輕煙囪上方有一朵詭異的黑色雲朵。吃完晚餐後開始聽當地居民講古至今，他們說了很多六輕來了之前的豐功偉業、六輕來了之後的久歷風塵，一切的一切不如以往。許震唐，阿唐大哥說：「攝影是一件簡單的行為，做起來卻是不簡單的事。」他是2013年和鐘聖雄一起寫下《南風》這本攝影集的作者。以黑白畫面真實記錄著台西鄉的變化，即便現在有彩色數位，他還是覺得黑白比較能夠凸顯味道。晚上9：30，當阿唐大哥離開許願屋，我們開始進行開會討論，希望學員們找到一個主題開始去採訪去寫這塊領域的專題寫作，一直到凌晨，才決定散會。那是我最煎熬的一個晚上，發覺自己講出口的事情會在下一個瞬間忘記，每一次講出口的東西都不大一樣，直到小松告訴我，我才漸漸從失憶狀況拉回。逐漸消散的恐懼和憂鬱面，就像呼吸的下一秒吐出的二氧化碳，隨著水蒸氣消散。

隔天一早10點左右，當婉琪老師講解完，大家各自分別去採訪想訪問的對象。而我約了萬順大哥，了解他對於六輕的看法還有自己農作物的遭遇。他說他已經68歲了，種了20年的西瓜，土地從1甲地到現在只種3分地，原本能收穫兩期到現在只能收成一期。西瓜不再擁有當

年的甜美豐腴，開始改種其他農作，例如地瓜、花生、水稻，「畢竟日子還是要過，就算有領休耕補助也只能撐幾個月，日子過得去就好，不求過得好」他和我說。

下午2點半，我和曾做漁業的洪諒，洪阿伯聊天。他說六輕來了以前，他會在濁水溪捕魚，還會用牛車去載那些捕捉到的魚，可是當六輕來了四、五年以後，他們捕不到魚了，就開始賣漁業牌證照。轉行做起了農務，一年只賺8、9千塊。

接著我去訪問立儀姐，問她小時候種西瓜的事情，她說她統計過以前兩個村子合計有200公頃都在種西瓜，而現在只剩1公頃有種西瓜。老了，他們都70多歲了，不再下田耕作，放眼望去那些光禿禿的農地，很少是有作物的。而這片荒涼的土地，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秘密。

20180803 綠島

在綠島等候上船，那艘準備開往台東的告別船。當船停靠上岸，我知道，我們即將分離，無論是綠島或者是這個大家庭說一聲「再見」。當我們各組分別坐在台東車站附近的某個小角落，分享這五天的經驗、創作的過程、對自己組別成發的回饋，只能說我們都「不簡單」。

好捨不得。捨不得與這群朋友分離，捨不得告別曾被關在綠島的政治犯爺爺們，更捨不得的是這五天和我們一起生活的在地居民。在台東候車時，景哥要回高雄，正式與我們回台北的分離。我原本要去便利商店買飲料的，遠遠望去看見景哥便大叫：「景哥！」和他說了很多事情，後來他太太來了，一到我面前就張開雙臂與我相擁。就像是久違未見的老朋友般熱情如火。規定時間快到了我急著回到組別裡，和他們揮手道別，可他們就像捨不得分離的情侶緊握我的手，我說：「我去高雄會去找你們！」他們說：「好！」

在發表會前一天，看著攝影組的人們想好要拍攝什麼樣的主題，突然驚覺自己仍處於狀況外，羨慕著，他們能夠找一個主題來拍攝，並且透過藝術層面去說明他們所創作作品。「我是不是，沒有藝術天份？」我在心中又開始否定著自己，覺得自己沒資格出現在這裡，什麼都不會。

從綠島回來後

不管如何在心中對著自己吶喊，仍敵不過承認自己是位懦夫。就算喊了再多的加油，我仍比不上前方正在開創未來的人們，我沒什麼能拿出來和別人比，在別人眼中，我也只不過是平庸。我厭世著這個世界，要去克服艱難開創未來之路是如此艱難，為什麼我老是學不會，為什麼我如此狼狽，卻還是堅強的站著和世界對抗並且證明自己可以。

晚上7點16分電話鈴聲響起，是小松打過來的。我將電話接起，小松說我錄取了最終決選，說我的表現、態度上算認真，連平浩老師在綠島看著我的表現也給予大大的肯定，雖然用詞沒有很深，但他們相信我繼續堅持半年會更好所以決定將我推向最終決選。那是非常非常興奮的事情，我自己也知道自己在綠島的時候是低頭狂抄猛寫，因為我聽不太懂每一個人說的，所以我都記錄下來，不錯過任何一個知識，有一個關鍵詞，便能讓自己有個點好上網搜尋。我只願，自己能扎實的去完成這份寫作，讓自己不要被小看。

第一次專題寫作與導師談論

我將領帶鬆開從襯衫領中拉開，同時，也將今日的沉悶，鬆解掉。

就像轟炸機經過，炸毀我那剛建立完成的小房屋，原以為能倖免，卻還是被炸的體無完膚。更明確地了解到，自己對於寫作這方面的心思，是多麼複雜且混亂的，沒有清楚的思緒去整理要寫的東西，給別人看的問題，將自己的混雜寫在一篇文章上，讓讀者像小偵探一樣，慢慢發覺，我藏在文章的秘密。

我厭惡這樣的自己，卻又喜愛這樣的瘋狂

我在黑夜中驚醒了兩次，一次三點一次五點，好想向命運投降，可是現實不允許必須奮戰到底，我說了好多次對不起而你始終沒聽見，難熬的夜晚吃著壓力的折磨配上一杯可樂，讓自己擁有假裝快樂的面具，屈服於自己的惰性，停留於原地，甚至在原地踏步著，逃避讓惰性成長，讓惡魔欺壓著，誰又能拯救我那渺小又微弱的種苗。

我一直很懷疑自己，到底有沒有能力去撰寫，每天都還是會看文章、欣賞文章，卻還是覺得沒感覺，因為自己寫不出那類型的文筆，我懷疑自己，非常懷疑，覺得很累很辛苦很想逃避，於是，我逃到了現在。

進度狀態仍處於零。

沒有想要往前的動力，我知道，這是一個很大的機會，告訴自己能夠站在舞台的機會，可是我現在好想好想放掉這次機會，回歸到那屬於我內心的小世界裡生活。我有好幾次告訴自己，得來不易，但我卻沒好好實踐、好好去發揮、好好去做，我仍停在原地。「我可以嗎？」我在心中問自己，或許可行吧，但是這份動力時常壓垮著我那早已支撐不住的身子。

逃離塵世喧擾，享受自然悠閒，但現在無法。

每天都想著要快點過完這一年，因為可以擺脫發聲獎，寫作簡直就是惡夢，可是還是要一直寫，當寫作成為工作，我就無法寫出自己的言語，覺得不再是自己的風格，那種感覺很痛苦，每一天都很想逃避，能逃則逃。